

◀上接B12版

“不少女人光着脚,以前缠着的脚也被解开了,不过并没有见到裹脚的年轻女孩。”哈利·弗兰克还特地留意到嘉积的渡口停着不少划艇,定期往返河的两岸,另外有人需要渡河时,船夫们会把那些地位较高的女乘客抱着或者背上岸,免得她们脱鞋赤脚。哈利·弗兰克不仅留意到这一细节,他还清楚地知道,按照中国礼仪,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女人在公共场所脱鞋赤脚也是不得体的举动。

印象五: 苗乡见闻

哈利·弗兰克从嘉积继续向前走上两三天,便到了五指山,而苗乡则是他的必经之路。哈利·弗兰克指出,海南苗族人比生活在海南岛内腹地的原住居民来到海南的时间要晚。“海南苗族人通过放火焚山的方法把山脚下的植被清理干净,然后种上庄稼,待到几年之后土壤肥力耗尽便迁移到他处,重复同样的耕作方式。”

哈利·弗兰克还了解到,苗族人住的地方必须高出河面三英尺,在较高的山地种植旱稻、玉米之类的作物。令哈利·弗兰克吃惊的是,苗族人说他们也有爆米花。

海南苗族的语言由土语、官话和粤语组成,三种语言所占比例大致平均。哈利·弗兰克还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来评价海南苗族人,他认为,苗族人天生能歌善舞,聪明机智,勤奋好学,识字率也要高一些,但一到了十二三岁就不再上学。

印象六: 藤是海南黎族的“特产”

在哈利·弗兰克看来,黎族人基本住在深山老林之中。

“黎族人比汉族人身体更加灵活敏捷,眼睛更黑,鼻子也更尖,这样脸看上去会更为瘦削一些。”哈利·弗兰克留意到黎族人使用的语言,他表示,黎族有不少地方,虽然所有的黎族男人和不少女人都能说“海南话”,但各个地方之间语言并不相同,不少方言与东南亚一带的语言非常接近。

“黎族男子现今的穿着打扮与汉族人大体无异,也有不少人剃掉了头发,可有的地方依旧系着腰布,还有更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独有的发式,叫人一眼就能分辨。”哈利·弗兰克提到,黎族女子有一整套独特的编织衣物的方法,上衣和裙子的图案色彩鲜艳,不同的地方,衣服款式还截然不同,有的地方穿的裙子像个圆筒,窄得连自如走路都困

难,但大多数地方的裙子长度很少过膝。

藤是一种丛林植物,上面长满倒刺,像长长的钩子一样锋利无比。哈利·弗兰克指出,藤是海南黎族的“特产”,靠近沿海地区的黎族人用藤条和汉人、客家商人交换自己需要的物品。

印象七: 热爱音乐的黎族人

哈利·弗兰克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黎族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观察到,黎族人的房屋地板用藤条或者竹篾编成,高出地面一英尺有余。每个村落的棚屋都有一个粮仓,要是有多余谷子就存放在里面。

黎族人家家户户都有格子棚架,上面挂满了南瓜之类的瓜藤,他们喜抽天然的烟草叶,这也是他们园圃里的主要作物。此外,他们还栽种木薯、香菜、莴苣、辣椒和一种类似槐蓝的豆类作物。园子用竹子筑起篱笆,黎族人还发明了一种平衡装置驱赶飞鸟走兽。在他们的设计下,这种装置山泉水灌满时便会斜到一边,水倒干净之后又会落回去,撞在石头上发出响声。

在黎族人生活细节中,哈利·弗兰克看到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在婚礼上,新郎新娘和最亲密的伙伴们会一直唱歌,彻夜不休;平时,黎族男人经常带着一种单簧口琴,用来打发大把休闲时光,而女人们则忙着干活,只能一边用木臼舂米脱粒,一边有节奏地连续敲击木杵;还有一种竹笛,是用鼻子吹的,声音不大却音律优美,堪称黎族乐器中最完美的一种;就算集体劳作时,黎族人也会一起合唱。

“沿海黎族人住的这片地方十分荒凉,到处都是灰色多孔的火山石。(编者注:这些居民应该是今海口羊山地区的临高语族群的先祖,并非黎族人)”哈利·弗兰克在返回海岸的路上看到,沿海居住的黎族人的房子、庙宇、公路、坟墓和村庄都是用火山石做成的,且几乎每一棵大树底下都能见到座微型庙宇或者神龛,修得相当精致,大部分建有石柱,仿若一座小巴特农神庙。

哈利·弗兰克了解到这里附近有一座火山,以前喷发过,把整个地区都埋在了厚厚的岩浆底下,这些熔岩就成了今天看到的石头,当地人想尽一切办法利用这种难以使用的材料。因此,石头路的两旁矗立着坚固的石墙,不少田地被石墙包围起来,就连每一座小小的园圃也不例外,就是为了把它们从田里清理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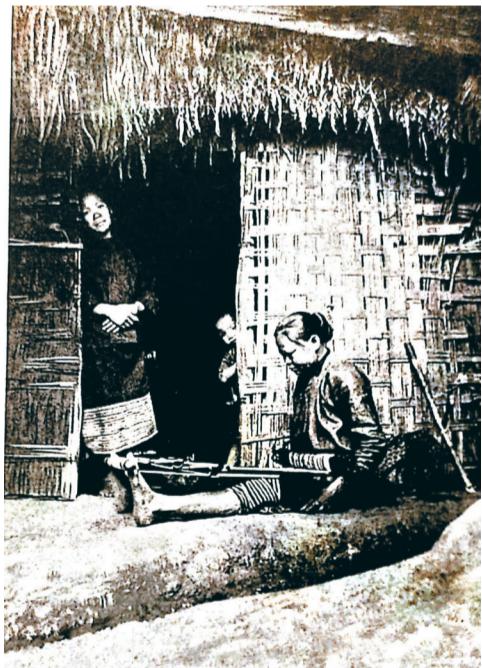


旅途中的哈利·弗兰克(摄于1922年)。



书中插图:海南人建造的火山石门。

徐晗溪 翻拍



书中插图:黎族女性正在织锦。

徐晗溪 翻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符金宇提供

**译者符金宇:
哈里·弗兰克对海南
有种熟悉的陌生感**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百年前的中国》是美国旅行家哈利·弗兰克在上世纪初的一部力作。符金宇虽然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译者,但在回忆起翻译《百年前的中国》一书时也多次坦言确实难译,甚至几度想要放弃作罢。

原著者哈里·弗兰克旅华生活将近三年,书中旅途涵盖中国18个省份,用朴素的文笔对各地风土人情进行了翔实而细腻的近距离描述,其背后蕴含的历史地理、人文政治信息之丰富以及翻译难度之大远非译者接手该书之初所能想见。

那么,在《百年前的中国》一书中,百年前的海南跟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呢?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符金宇。

符金宇表示,“在弗兰克眼中,海南和其他南方省份其实并无过多不同之处。”这一点在作者笔下也多次提到,例如,“海南内河船只的装货量之多,毫不逊色于中国南方的任何地方”“海南和中国南方大多数地区一样,男孩、女孩,甚至包括妇女,村民的主要娱乐就是骑在水牛背上,或者在牛吃草的时候倚在牛身上。”

当然,海南还是有其独特之处的,这些特色也不会逃过作者的眼睛。例如,“这里的田地高低错落,一副亚热带景象,颇有几分菲律宾的感觉,让我想起马尼拉与这里也相距不远,差不多就在正东方向。”从这一句话不难看出,海南让弗兰克想到了菲律宾这个对于美国人更加熟悉的去处。弗兰克身为外人,产生这样一种移情联想并不奇怪。

符金宇认为,海南虽有独特的海岛风光,但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来看,海南确实落后于其他大陆内地省份。正如作者所言,“海南人对照相的恐惧程度比我在在中国平常见到的更厉害”。

“作者在海南见闻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在苗乡和黎族聚居地。”在符金宇看来,考虑到作者在序中提到的行程安排,这一幅颇具价值的少数民族生活画卷似乎也是在为后面的广西之行做铺垫。对于游记而言,这样的顺序安排也是不能不考量的一个关键。

“关于弗兰克对海南的描述,我在翻译时也参考了美国传教士香便文1886年出版的《岭南纪行》一书。”符金宇解释道,香便文同样是从汉区到黎区再到汉区,两个外国人实际上在行程的选择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对海南人文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也可拿来参考,比较一二。■



符金宇